

何常在◎著

武动苍穹³

与妖战，与魔斗，与仙争，
一剑在手，谁与争锋！



踏破十洲三山，
问鼎终极强者！

妙法无穷
日月乾坤
道门公义
初定东海

初试天地元力，
惊才绝艳震撼龙族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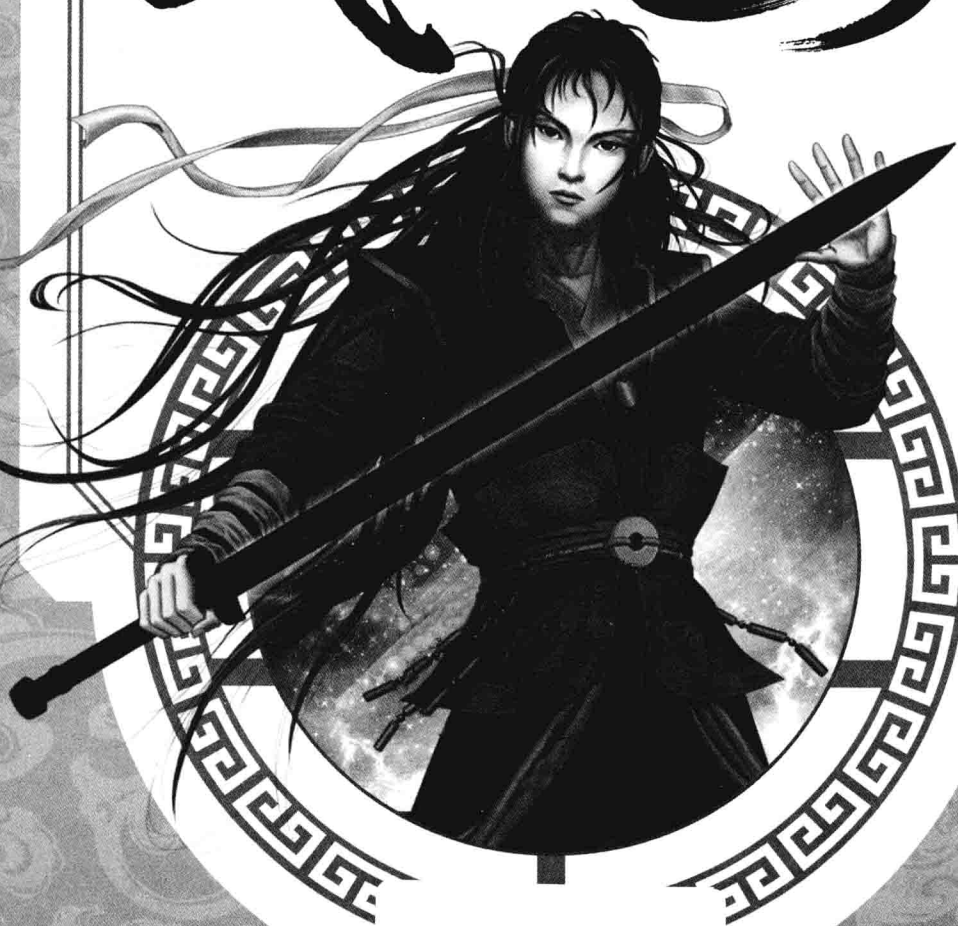
知名作家何常在开启首部奇幻巨作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何常在◎著

武动苍穹³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武动苍穹 . 3 / 何常在著 . — 长春 : 吉林出版集团
有限责任公司, 2014.10

ISBN 978-7-5534-5551-8

I . ①武… II . ①何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06050 号

武动苍穹 3

著 者 何常在
责任编辑 顾学云 奚春玲
封面设计 书舟设计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 15
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 15-18 号底商 A222
邮编 : 100052
电 话 总编办 : 010-63109269
发行部 : 010-51582241
印 刷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534-5551-8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定价 25.00 元

举报电话 : 010-63109269



目 录

01 顿悟 / 001

张翼轸忽觉有一丝亮光闪过，若是生无可恋死无可惧，这生与死不过是日升日落一般简单。若是正常经脉是生，中脉是死，两者之间便如日月交替，不论哪个都可存放死绝之气或是天地元气，并无丝毫区别。这般想通此节，张翼轸只觉体内封闭的中脉蓦然闪现，凭空出现在体内。

02 龙子倾屨 / 025

倾屨见众人都满怀期待地看着他，更是得意非凡，小头一昂，不紧不慢地向前迈了两步。待他第三步高高迈起，然后缓慢落下，脚一落地，张翼轸忽觉眼前情景大变，明明刚刚还身处海底龙宫，不知为何竟然眨眼之间便已身处海面之上，但见眼前碧波万里，风和日丽，真是明艳动人的大好时光。

03 天地元风显神通 / 053

众人都看得不得其解，却只有戴风看得分明，张翼轸一斧劈出，随即一个斧影从昊天斧中飞出。斧影淡如轻烟，若不细心断然无法发觉，但一生沉浸于御风之术的戴风神识敏锐，猛然感应到脱斧而出的斧影却是由天地元风所成！

04 道门大劫 / 091

张翼轸沉思半天，突逢如此巨大变故，局面竟是如此复杂，他一时倒真还不知如何应对。若说就此返回东海躲避不出，这中土世间莫非就此任由罗远公假借上仙之名摆布不成？自己名声被毁事小，再有道门中人晋身地仙，若被罗远公炼化，减损道门力量，助长罗远公修为大长，则为大事！

05 梦幻泡影 / 125

这梦幻泡影大法共分三层，第一层是初生大梦，第二层是一生一梦，第三层是举世皆梦。若是修至最高的三层境界，一经施展，方圆百里之内所有人等须臾之间便进入作法之人所施的梦境之中，认假当真，一梦不醒，直至死去。

06 故友重逢，物是人非 / 153

张翼轸和成华瑞相距不过丈余，这一下事发突然，剑光闪耀，瞬间便及身不足三尺。张翼轸顿时大骇，万万没有料到这成华瑞怎会只一照面便飞剑来刺？匆忙之间张翼轸刚一错身，还未来得及动念之间以天地元风抵御青吟剑的来袭之势，只听“叮”的一声，绿光一闪，青吟剑便被挡到一边。

07 控水灵兽玄冥 / 179

水柱近身到眼前一丈之处，倏忽停住，呼啦啦一阵水响，水柱猛然间散落开来，从中间一步迈出一人出来。只见此人生得人高马大，面宽耳大，一副天庭饱满之相，再看脖子以下却是浑身羽毛，竟是长了一副鸟身。耳大垂肩，巨大的耳垂之上各悬有一条吞吐舌头的青蛇。双脚也是各踏一条青蛇，两条青蛇游走不停，飞空而行，竟是生生托住了此人无比魁梧的身躯。

08 初得戴婵儿芳踪 / 205

张翼轸先是愕然，随即心中明了，方才心情过于激动，也来不及探知一二，略一感应已然得知眼前的戴婵儿徒有其形却并非活人，只怕是某种可以保留音容笑貌的法术，将当时的情形再现，而婵儿本人，并不在此地。



01 顿悟

张翼轸忽觉有一丝亮光闪过，若是生无可恋死无可惧，这生与死不过是日升日落一般简单。若是正常经脉是生，中脉是死，两者之间便如日月交替，不论哪个都可存放死绝之气或是天地元气，并无丝毫区别。这般想通此节，张翼轸只觉体内封闭的中脉蓦然闪现，凭空出现在体内。



不死不活，领悟修行之法

自从张翼轸跟随玄真子修习中脉之法以来，尧娃便又回到天边化成太阳，而风伯和土伯也不知遁到了何处，不见踪影，就连玄天子和玄问子也再未出现。张翼轸也不好问，此地古怪之处甚多，既然主人不提，他这个不速之客自是少问为好。

这一日，张翼轸正要提起斧头上山砍柴，却听玄真子说道：“时日已到，翼轸，你中脉已通，是为不死之身，今日你便随老穷酸前往他处，修习不活之法。先修不死，再学不活，不死不活，方可脱困。”

张翼轸心道，这法术倒是神奇得很，只是名字叫得恁是难听，不过若是细心一想倒也名副其实，便是那高高在上的天道，其实也在不死不活之境。

正要开口相问何时动身，忽然眼前景色一变，茅屋依旧，湖水依然，只是眼前人却变成了玄问子。这般神乎其神的法术，倒令张翼轸一时难以适应突如其来的变幻，愣了片刻才急忙揖了一礼，说道：“如此就有劳玄问子前辈了。”

这玄问子却不同于玄真子的寡言质朴，举手投足间自有一股风雅之味，点头道：“翼轸，我与老匹夫却是不同，他偏爱体悟，我则独爱咬文嚼字，计较字面功夫。老匹夫一向自得，认定修行必有切身体会才可感而后悟，我却不以为然。修行一道，可由风入门，由土入门，由水入门，等等，不一而足，甚至还可以睡入门，所谓十万八千法门，因人而异。

“书法一道，凝神沉思，全神贯注于手腕之上，方寸之间，万物不染我心，万事不入我眼，只留眼前笔走龙蛇之舞，龙飞凤舞之形，尽情于挥毫之际，只亮心中三寸灵台。如此日熏夜染，终会学有所成。”

呃？张翼轸一愣，玄真子不是说让他前来向玄问子修习不活之法，将死绝之气引入正常经脉之中？为何玄问子前辈开口所谈却是书法？

张翼轸正要问个明白，却见玄问子一挥手，光芒一闪，眼前的石桌之上凭空生出笔墨纸砚，整整齐齐地依次摆放。

玄问子也不说话，左手提起右手衣袖，右手提笔，略一沉思，运笔如风，唰唰唰点点勾勾之间，便写了一篇有若天马行空的草书出来。书写完毕，将笔随手一扔，

毛笔便隐入空中不见。

玄问子将书法提在手中，满意地欣赏了数遍，交给张翼轸说道：“拿去参详一月，一月之后，我再来考你一考。”说完，也不等张翼轸问话，一闪，便消失不见了。

张翼轸无奈摇头，这玄问子前辈方才开口讲解，还以为他会长篇大论卖弄一番，不料只说了三言两语，留下一幅书法便不知去向。说是让他参详，也未明说从何处下手，要从中参悟出书法之道还是修行之法也不得而知，前辈高人，行事向来是这般高深莫测吗？

只是玄问子前辈既然交代下来，岂有不听命之理？张翼轸只好安心坐下，手捧玄问子的书法仔细端看。看了半晌，只见一团乱麻，连一个字也不认得，不由哭笑不得。

虽然他并不深知书法之道，但不管行书也好草书也罢，既是书法，也总是有个章法可循。这玄问子的书法初看之下犹如天书，密密麻麻连成一片，若不细看，便如一群蚂蚁觅食，乱成一团。硬着头皮细心再看，仍是感觉杂乱无章，说是书法，不如说是小孩涂鸦来得真切。

如是静心观看了半晌，张翼轸只看得眼前一团乌黑，仍未从中看出有何玄机，不免灰心，心道，莫非玄问子前辈有心戏谑自己不成？随手乱涂一气，让他无法参悟出其中深意，借此好嘲笑他一通？转念一想又觉终究还是自己想法幼稚，这玄问子前辈不定是如何了不起的人物，怎会闲来无事拿他消遣，定是他修为不够或是耐心不足，没有体会其中真意，才不得其解。

张翼轸收敛心神，摒弃万念，一心沉浸于书法之上，不多时只觉身心大安，再过片刻便蓦然一怔，愣愣呆住。眼前的黑乱之上，隐约有一道白线蜿蜒其间，白线犹如活物一般，在黑乱之上四处游走不定，张翼轸隐隐中觉出此白线行走路径似乎见过，心念闪动间又未想个清楚，只是任由心神紧随白线飘走不停，一时三刻间，便来来回回走了不下几十圈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这白线在黑乱之间始终不停，所走路线张翼轸莫说睁眼去看，心念一动之间便可重复数十遍。正物我两忘不知何时终止之时，忽然脑中轰然一声，身外四处弥漫的死绝之气潮涌一般自全身涌入体内，以势不可挡之势注入正常的经脉之中，片刻之间全身经脉便被死绝之气完全充实！

张翼轸恢复清明，动念间脚下云起雾升，当即驾云升空。再一凝神，顿时方圆





数百丈之内的水汽被他凝固成一滴水滴。再调动体内得自风伯和土伯的风土之灵性，只觉天地之间清风浩荡无边，大地宽广无限，泥土之中灵性充盈，好一派风清朗日的大好乾坤！

按压住心中的喜悦，张翼轸哈哈一笑，自空中徐徐落地，心中豁然开朗。那白线游走之路线，正是将死绝之气引入体内的经脉路径。那黑乱之处，正是如何将打通的中脉再行封闭之法。张翼轸略一感应，果然中脉已然封闭，不由大喜。

眼下不活之法初成，如此一来，其后再随玄天子前辈习得向死求生之法，出离死绝之地不远矣。一想到重回世间指日可待，张翼轸暗暗下定决心，一定先回中土，将罗远公之恶行公告于天下，然后再到东海灭仙海，寻找戴婵儿的下落。

正这般琢磨之际，忽觉体内中脉之处稍有异动，似是封闭的中脉竟有自行打开的迹象。张翼轸大惊，急忙静心想要再次将中脉封闭，蓦然一阵钻心的痛楚传来，眼前一黑，便人事不省了。

恍惚之中，张翼轸忽觉一股清凉之意传来，心中一惊，莫非是玉成醒转，助他温润经脉？睁眼一看，却是玄问子手执折扇，正轻松写意地在他头上挥来挥去，犹如帮他驱赶蚊蝇的长辈。见张翼轸醒来，玄问子停止了挥扇，悄然一笑，说道：“翼轸，果不出我三人所料，你先得飞廉和狸力的风土灵性，且体内尚有水之灵性，如此三者混在一起，甚是怪异，只怕是对中脉修行有所影响，出现了少许偏差。我三人对此都并无对策，眼下只能靠你自行摸索法子，或许以后不会再犯，又或许最终会致中脉无法封闭。若是如此，你回到世间，便有时刻中脉大开的危险。中脉大开，便是中脉之中的死绝之气与正常经脉之内的天地元气相遇，当即便会暴体而亡！”

张翼轸悚然而惊，若是如此，岂非相当于时刻身处危险之中，稍有不慎便会粉身碎骨？这……也太过于骇人听闻了些。不过见玄问子一脸严肃，情知他所说不假，只好默然点头，说道：“翼轸虽非贪生怕死之人，只是世间尚有许多事情未了，不知玄问子前辈可有法子解除这个麻烦？”

玄问子轻轻摇头，说道：“眼下无法可想，只因你的体质大异常人，便是我三人也是生平仅见。这水风土三种灵性人体，虽说或许可得操控水风土之能，但毕竟凡人体质不同于天地灵兽，也不知水风土之灵性是否影响到日后修行，当初你贸然尝试以风土之灵性疗伤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，倒也不好说什么。”

张翼轸点头无语，当时若不是借风伯和土伯之力，只怕已然伤重而亡，如今侥幸活命已属大幸，自然不好再反悔什么，当即说道：“如此……翼轸只好自求多福

了！先不管这些，眼下还是先修习不活之法要紧，应该还有一月光景可随前辈修学，还请前辈示下。”

玄问子却哈哈一笑，挥手说道：“你还当现在几时？两月早过，翼轸，你该随糟老汉修习向死求生之法了！”

死生之道，却在一念之间

呃？难道只看了几眼书法，便已过了两月有余，当真是沉醉不知时光飞逝。怪不得玄真子和玄问子各有所重，一人砍柴，一人写字，若是醉心于此，心神沉寂其间，只怕千年万年时光也只是一闪而过，犹如一梦。

既然要随玄天子修习，这两月期间虽然玄问子并未亲身教导多少，毕竟也是以书法之道引他人入门，当即向玄问子深揖一礼。一抬头，却早已不见玄问子身影，而他不知何时却身处长恨湖中一叶扁舟之上。

舟上一人，袖子挽起，短衣打扮，也不坐下，蹲在船舱之内，手持鱼竿，正全神贯注地钓鱼，理也未理张翼轸。早就习惯三人古怪性情的少年，也是见怪不怪，自顾自坐在船尾，怔怔盯着玄天子，看这位高人有何惊人之举。

不料看了半天，玄天子不但未看他一眼，且不发一言，只是死死盯着鱼竿，犹如泥塑一般一动不动。张翼轸心道，三人各有怪异之处，看来这玄天子前辈喜欢沉默，莫非这沉默不语也可入道，也可有所领悟而修行有成？

既然玄天子前辈寂然不语，张翼轸虽未看出古怪之处，但也依模依样蹲在一旁，直直盯着鱼竿不放。这长恨湖湖水极清，深有数十丈，却一眼可见湖底。湖水至清犹如无物，水中犹如明镜一般，莫说有鱼儿游过，连一株水草也不见生长。

盯了半晌，张翼轸渐渐双眼迷离，只觉波光粼粼间，湖水逐渐化为虚无，便如一湖清风托动这一叶扁舟，摇摇晃晃之中，如梦如幻，真假难辨。张翼轸忽觉困意袭来，双眼竟是不争气地支撑不起，慢慢地闭上了眼睛。

这一觉，睡得格外香甜，似乎恍惚中睡了千年万年一般。张翼轸感觉困意连绵，虽心思格外沉重，却依然就此睡去，再也不理会中土众多杂事，也不计较灵动师伯和戴婵儿的生死，更不去在意自己能否出得这死绝地，即便是身在海外仙山的亲生父母，也不再想去追寻，便让这一切随梦而去，倒也落得浑身轻松，逍遥自在……



等等，海外仙山方丈？这灭仙海不是正处于东海之东，也算是海外之地吗？张翼轸恍然而惊，猛然惊醒，睁眼一看，眼前的玄天子仍在一旁垂钩不动，而他却横卧舟中，竟是小憩了片刻。

张翼轸也顾不上计较方才的失礼，先是施了一礼，说道：“有劳玄天子前辈，翼轸忽然想起一事，想请教一二……”

见玄天子头也未抬，张翼轸一愣，还是鼓起勇气问道：“敢问玄天子前辈，可否听说这海外之地，有一座仙山名叫方丈的？”

玄天子置若罔闻，莫说回头，浑身上下也不见有一丝动静，张翼轸不免疑惑，这玄天子前辈不会这般小气，和自己计较方才的失礼，又或是前辈也一时沉迷，进入了沉寂之中？若是如此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醒来，可是不妙。

张翼轸想了一想，也顾不上许多，伸手轻推玄天子后背，轻声说道：“玄天子前辈，翼轸多有得罪，还请勿怪，实在是时候紧迫，耽误不起……”不料触手之处，手掌竟是穿体而过，如若无物，张翼轸收势不住，差点跌了一跤，定睛一看，眼前的玄天子一阵波动，转眼间化成一股清风，消散于天地之间。

竟是一个幻影！

张翼轸啼笑皆非，闹了半天，他却与一个幻影说了半天话，又白白浪费了不少时光，正要驾云离开此处去寻找玄天子，刚一转身，却听身后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：“翼轸留步，这清醒与梦境，真身与幻影，便是死生之道，向死求生之法，你还不悟吗？”

张翼轸顿时愣住，回头一看，原先玄天子幻影消失之处，此时正站立着一脸憨厚笑容的玄天子，清晰逼人，显然是真人现身。略一思索，张翼轸忽有所悟，当即长揖一礼，说道：“多谢玄天子前辈指点，翼轸受教了。只是这死与生、真与假，却也有不可逾越的界限，梦境终究落空，而现实之事，总是难逃心中挂牵。心生挂念，身便受累，这便是生。身坏命终，只余魂魄，轻若无物，却万事落空，这便是死。两者截然不同，断难轻松自如地转化。”

玄天子只一伸手，白光一闪，便又在身旁幻化出一个一模一样的玄天子出来，紧接着，真人却凭空消失不见。张翼轸正疑惑时，却见幻化之人哂然一笑，说道：“这真与假，假与真，真的是这般犹如天地之隔不可逾越吗？翼轸，一梦一生，一生一梦，若是在梦中生，或是生人又日日活在梦中，又有何不同？便如你先前所想，若是剔除水火之特性，水火也可相融，这生与死又有何不可随时转化？如同你身在

梦中，又怎知是梦是幻是真是假呢？”

张翼轸忽觉有一丝亮光闪过，若是生无可恋死无可惧，这生与死不过是日升日落一般简单。若是正常经脉是生，中脉是死，两者之间便如日月交替，不论哪个都可存放死绝之气或是天地元气，并无丝毫区别。这般想通此节，张翼轸只觉体内封闭的中脉蓦然闪现，凭空出现在体内。

当下也不迟疑，心念一动，体内正常经脉之中的死绝之气悉数转移到中脉之中，虽是极其迅疾，只在瞬息之间，张翼轸却觉一阵天旋地转的剧痛传来，犹如神识被生生拉扯出体内一般，痛不可言，差点眼前一黑昏死过去。若不是这少年经过与罗远公的一番大战重伤之后，伤重缠绵了数月之久，对疼痛早有忍耐之心，若不是先前玄真子早有提醒此般剧痛，对疼痛已有提防之意，只怕张翼轸猝不及防之下，当真会立时昏厥过去。

也难怪张翼轸会无法忍受这般剧痛，也难怪此法名向死求生之法，这般直接印入魂魄的剧痛，丝毫不逊于生死之时魂魄离体之痛，是故名为死里求生！

当体内正常经脉之中的死绝之气转移一空之际，张翼轸紧咬牙关，不顾满头大汗，心思电闪间，中脉之中的死绝之气又在顷刻之间全数返回正常经脉之内。又是一股撕心裂肺般的疼痛，只让张翼轸再也站立不稳，颓然坐下，浑身大汗淋漓，气喘不止。

再试成功，少年心中的坚韧之性上来，想到来此地快有一年之久，且不说家乡的爹娘是如何担心，便是那便宜师傅灵空，还有古怪精灵的画儿，也不知现在如何了，更有生死不明的灵动师伯和婵儿！张翼轸把心一横，双手紧握，强忍犹如魂魄离体的生死之痛，一次又一次反复练习转移死绝之气，一口气竟是来回演示了不下数十遍，直至张翼轸认定他只需微一动念，便可在瞬息之间来回移动两次以上，这才身心俱乏，心中一松，一口气提不上来，便又瘫软在小舟之中。

张翼轸刚刚坐下，却觉眼前一亮，定睛一看，竟是身处玄真子、玄天子和玄问子三人中间。眼前茅屋石桌，景色依旧，恍惚间，仿佛先前经历只是大梦一场，而他只不过才刚刚答应玄真子愿以命相试他三人推演的“不死不活、向死求生之法”一般。

过了片刻，张翼轸向三人深揖一礼，说道：“翼轸多谢三位前辈的再造之恩，他日若有差遣，定当万死不辞！”

玄真子笑呵呵地点点头，看了玄天子二人一眼，说道：“翼轸进境之快，实在





也出乎我三人意料，如此也好，倒也说明你机缘深厚。如此，我便再传授你一个法术，重回世间之后，可依法将中脉炼化，终至消亡，也省得中脉之内的死绝之气随时可取你性命！”

张翼轸点头，略一思索便道：“若是化去中脉及死绝之气，岂非说我以后再无可能来此未名天，再与三位前辈相见？”

玄天子点头称是：“你我缘分已尽，此后再也不必相见。这未名天死绝地，本非你等生人所来之处，若非翼轸经脉俱废，道力尽失，又偶得香水海许可，是断断不会寻到这流亡所的。”

虽是三人颇多古怪不解之处，不过相处日久，倒是待他不薄，张翼轸听闻此言，不免心生伤感，说道：“可有办法保留中脉于体内，若是翼轸想念三位前辈以及尧娃等人，再想来此，若中脉还在，死绝之气尚存，只需要散尽道力，重还死绝之气于体内，翼轸岂非还可重新面见三位前辈，聆听教诲？”

三人一听此言，相视一笑，却是玄问子说道：“翼轸，你有此心便可，倒也不必非要再见我等。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我三人莫说与你，便是与整个世间也不相容，是以后一别，再无相见之期。不过若是另有机缘……此事不宜多说，先略过不提，如今你学有所成，若想得出灭仙海也可随时起程，不过我三人见你所会法术甚少，有心传授你一二法术，奈何都需死绝之气催动，你回世间之后不可运用。是以我三人商议之后决定，再由尧娃、飞廉和狸力陪你数日，由他们传一些操控火风土之法，能领悟多少，就看你的造化了。”

张翼轸大喜，忙向三人躬身致谢，不料刚一弯腰，三人便凭空消失。张翼轸晒然而笑，高人就是高人，行事不可以寻常度之。正在疑惑为何三人尚未传授炼化中脉之法便已不见，忽见眼前一物疾飞而至，张翼轸微一侧身，伸手将此物抓在手中一看，正是被玄真子沉在湖底许久的无影棍！

水火相融，初悟本源传承

持棍在手，张翼轸惊讶地发现，先前与无影棍心意相通的感觉却又消失不见，只觉棍中空空，犹如死物一般，再无灵性，不免暗自揣测，莫非无影棍被玄真子前辈封闭了灵性？不过方才无影棍突兀飞来，定是玄真子前辈所为，为何还棍于他却

又不解开其上禁制？

正沉思之际，却听耳边传来一声欢呼，抬头一看，不知何时尧娃正一脸兴奋地站在面前，一跳老高，说道：“小哥哥，尧娃想死你了！”

“汪汪！”

“嘎嘎！”

“风伯和土伯也非常想念翼轸贤弟！”

正是飞廉和狸力分别现身于空中和地上，尤其是狸力，刚一现身，便又化成一只娇小玲珑的小猪模样，一跃跳到张翼轸肩膀之上，再也不肯下来，惹得尧娃直翻眼白，终究忍了一忍，没有对狸力发火。

几人重聚，少不得叽叽喳喳说上一通。相比之下，尧娃倒是温柔了许多，即便对飞廉和狸力抢话深表不满，也只是瞪上几眼，便再无下文了。说了半晌，张翼轸这才想起正题，说道：“玄问子前辈特意让我向尧娃、风伯和土伯请教一番，如何感应和操控自然之力，不知各位有何见解？还望不吝赐教！”

狸力正要开口，被尧娃盯了一眼，急急缩回脖子，以手捂嘴，尧娃这才满意地点点头，说：“小哥哥，你要烧哪里，尽管开口，管他山川河岳，一把火烧了便是。”

张翼轸大汗，忙解释说：“尧娃，可不是让你放火去烧，而是要让你告诉小哥哥，你是如何心动火生，如何操纵这真阳之火的？”

尧娃一听，皱起了眉头，想了半天，挠了挠头，说道：“小哥哥，这个问题我可回答不了，太难了，还不如让我去放火烧山来得痛快。”忽然又眼睛一亮，脸露惊喜之色。

“对了，看我的……”

说着，尧娃伸手向空中一指，空中突现方圆数十里的一片汪洋大火，其势热浪滔天，直吓得飞廉化成一股清风，躲到张翼轸背后。狸力更是蜷缩着身子，一动不动，生怕尧娃一不小心假装无意给他们身上溅上一点火花，那可就不太好玩了。

尧娃却不理会飞廉和狸力的作态，小手一握，空中汪洋大火顿时收缩成一团，继而又变小成一颗火滴。这火滴凝固到极致，竟是湛然如水滴一般，散发晶晶蓝光，热力更是惊人，直烤得火滴周围形成一个巨大的黑影，亮极而黑，威力可见一斑。

尧娃又伸出左手，微闭双眼，左手手指遥指火滴，微微颤动，小小脸庞一脸肃然，让人一瞧之下，心生怜意。过了片刻，尧娃额头微微浸出汗珠，脸露难忍之色。又坚持了小半会儿，尧娃忽然脸露轻松之意，忽见一道极亮的光芒从火滴之中疾飞





而出，没入尧娃的左手之中。

“成了！”尧娃睁开眼睛，一脸得意之色，说道，“小哥哥，尧娃已将火滴之中的火之特性去除，只留下火之灵性，就送给小哥哥吸收了吧。这点小事还好办一些，若是让尧娃说说那控火之心法，却是万万说不出来。”

张翼轸见尧娃虽是一脸稚气，却也坚决毅然，不由心生感动。只是这火之灵性不比风土之灵，风之飘逸和土之厚重本性敦厚，不似火之灵性暴烈勇猛，即便去除真阳之火其中不可匹拟的热力特性，其灵性之中蕴含的这股猛烈之意只怕他也无法承受。当下冲尧娃一点头，也不怠慢，心念一动，便感应到四周充沛的水汽，心神一沉，方圆数百里内的水汽悉数被他唤来，片刻之间便凝固成一颗水滴。

张翼轸如法炮制，虽是体内死绝之气充盈，但毕竟远不如尧娃的本源之力精纯，是以耗费了半晌才最终将水滴之中的水之特性剔除，只余水之灵性。

看着空中悬浮了两颗水火之滴，张翼轸心中也不免忐忑，毕竟先前风土之灵性并不相克，而水火天性并不相容，是以犹豫片刻，才缓慢将水火两滴靠近——小心地一寸一寸地靠近。虽是两者特性已去，但尚未完全接触，张翼轸已然感觉到两滴之间的排斥之力，好在并不强烈。略一思忖，或许缺乏的便是破釜沉舟的勇气，也不再迟疑，猛然间一举将水火两滴融在一起。

水火二滴只一接触，便猛然散发出耀眼不可逼视的光芒，同时张翼轸只觉一道天地之间最为精纯最为无上的浩瀚巨力传来，虽是体内正常经脉之中充满死绝之气，也一时把持不住，噤噤连退三步。幸得飞廉和狸力眼疾手快，二兽同时现身张翼轸身后，一左一右将张翼轸扶去，才不至于仰面跌倒在地。

饶是如此，张翼轸也一口气压制不住，胸中翻江倒海般翻腾不定，嘴角立时渗出滴滴鲜血。定睛一看，尧娃虽是一脸惊愕地看着他，不过小脸之上并无异状，显是并没有受到水火二滴相融之时反噬之力的反扑。张翼轸便冲尧娃微一点头，心道果然不愧为天地灵兽，无须道力或是仙力的支撑，只凭本源之力便如此强悍，若是自己得了本源之力的传承，怕是也不逊于这天地灵兽的威力。

不过也只是想想罢了，想那本源之力乃是传承而来，自己肉体凡胎，从哪里可得操纵天地之力的传承？

当下不再胡思乱想，收敛心神，略一感应不由大喜过望，虽是方才反扑之力巨大，但水火二滴相融之后，水之柔顺和火之猛烈犹如水乳交融一般，完美无瑕地融合在一起。较之先前风土两种灵性相融，更多了一道莫名的感悟夹杂其中，有如天

与地的相对和相容，如同强行分开的清气和浊气重新合二为一，化为混沌之气。对，就是一股混沌莫名的力量隐隐蕴含其中。

张翼轸悚然而惊，心念一动，融为一体的水火之滴瞬间便飞入他的额头，一闪而没。紧接着，张翼轸感觉神识之中蓦然多了一些天地悠悠的传承记忆，犹如天地未开，水火未分之时，乾坤一片混沌，世间万物不分彼此，紧密相连，并无相生相克的五行之道，也无清气浊气的天地之分，世界只由一种莫名其妙的混沌运行。

混沌？便是“道生一”中的“一”吗？便是天地灵兽传承自天地记忆的本源之力？如此看来，莫非世间凡是相克之物，若是剔除特性，将其灵性相融，便愈加接近本源之力，便愈加接近“一”！

想到此处，张翼轸心思一动，双手同时向前挥出，只听“呼”的一声，左手水团右手火球疾飞向前，刚刚飞了几丈远，便“噗”的一声消散于空中，并无丝毫威力。

见此情景，张翼轸晒然一笑，想通是一回事，施展开来则是另外一回事，若以方才他的手段来看，用来对敌只怕会贻笑大方，若是用来耍耍戏法，倒可以以假乱真，将人震撼当场。

不过水火灵滴一人体内，两者灵性相辅相成，不但将张翼轸的神识凝固得更加精练，几近地仙之境，且瞬间将他体内的经脉梳理一遍，只觉百骸畅通，遍体生爽，周身上下精力充沛，举手投足间，得水之柔顺火之猛烈，风之飘逸土之厚重，一眼望去，这个大难不死的少年，飘然出尘意，自在天地间！

尧娃更是乐呵呵地飞身跃入空中，翻滚不定，幸亏这未名天虽是宽广，却人烟稀少，否则若在世间，众人一眼望去一团火球犹如烈日之明，在空中如同小鸟一般欢蹦乱跳，只怕当场吓昏大片。

张翼轸历经一年时光，始得今日之功，不由心情大好，也是开怀大笑。飞廉和狸力在一旁也是“汪汪”“嘎嘎”乐个不停。几人傻乐了半天，尧娃忽然一愣，说道：“风伯、土伯，快别傻笑了，小哥哥就要重返世间了，我们快用力想想，有什么拿手本领都教给小哥哥，省得他回去后再被坏人打伤，那可就不好玩了。”

此言一出，飞廉和狸力面面相觑，都一齐摇头：“要说吹风和泥，我等还可好生玩耍一番，这风土之力，又怎能与人对敌？”

张翼轸心知风伯土伯二兽在此地十万八千年，从无与人争斗之心，更无对战之事，尚不知风土之威若是运用得当，也是惊天动地之势。当下也不多说，右手平平



伸出，凝神片刻，体内死绝之力全力运转，眨眼间，一把晶莹湛然的水剑在手中形成。挥手间，水剑脱手而飞，远远击中一块巨石，却哗啦一声散落一地，化为一汪清水，巨石却安然无恙。

张翼轸摇头笑道：“奈何我本非天地灵兽，控水之术也不娴熟，只能做到眼下这般模样了。”

飞廉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情，点头说道：“若说变戏法，我这风倒是无所不能，你且看来……”说完，也不见它伸手踢腿，眼睛一眨便见空中突兀地出现一把风剑，风剑有如隐形之剑，可以看到风剑周身有一层波动勾勒出一把剑的形状，若非细心，断断不会发现半空之中竟有一把无形之剑。

风剑形成，风伯嘿然一笑，只见风剑快如流星般朝方才的巨石飞去，片刻之间便又飞回，风伯得意地冲空中吹了口气，风剑便化为乌有。

众人惊诧，巨石纹丝不动，风伯有何得意之处？正愣神时，忽听哗啦一阵乱响，只见方才的巨石忽然散落一地，变成大小一样排列整齐的数百块小石块，方方正正都一般大小，直惊得张翼轸张大了嘴巴，心中惊骇万分。如此神通，莫说地仙，便是飞仙也不敢捋其锋锐，只怕也会退避三舍。

狸力见状心中颇不服气，“哼”了一声跳到地上，蹬腿伸腰一番，看样子，也想露露小脸，要给众人一个惊喜瞧瞧。

终将别离，再入灭仙之海

狸力这番模样惹得尧娃嬉笑不止，便连飞廉也是连连摇头，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。狸力对此大为不满，气呼呼将身一纵，猛然没入土中消失不见。

众人以为狸力耍什么花样，等了半晌却不见它现身，都不免惊诧，以为狸力一时生气土遁而走。

飞廉见状，气呼呼地说道：“狸力也是小气得紧，这般小事也值得气愤不平，不过是它的操土之术比不上我的控风之能，大方一些低头认输，倒也不会折了面子。”

飞廉说得却是好听，实则也是自夸，不料话音刚落，忽然察觉周围有异，四周景致并无变化，却总觉得有不妥之处。张翼轸此时也是心神一动，神识微一外放当即明了，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好一个土伯，这移形换位之术，当真是了得，翼轸领教了！”